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相逢是首歌

陈 敏◎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相逢是首歌

陈 敏◎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逢是首歌 / 陈敏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7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94-9

I. ①相… II. ①陈…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0588 号

地震版 XM3029

相逢是首歌

陈 敏 著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 //www. dzpress. com. 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294-9/I (4982)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感恩草	(1)
爷爷树	(4)
黑色的蝴蝶	(6)
兔子的复活	(8)
我做前台	(10)
走出诱惑	(12)
久违了, 宝贝	(15)
老师, 你能抱我一下吗	(18)
外婆的魔力盒	(21)
守 夜	(24)
外爷的气味	(27)
相逢是首歌	(30)
蓝桥镇	(33)
那双靴子	(36)
软 肋	(39)
勇 气	(42)
拐杖爷爷	(44)
同学孙燕	(47)
底 色	(49)
七十岁的生命	(52)
长城谣	(55)

虹	(58)
卡布老人	(61)
我的大宋词人	(63)
细腰楚王	(66)
秦国上卿	(69)
秦舞阳	(72)
琴师梁鸿	(75)
诗 祭	(78)
遥想聂政	(81)
最后一次封神	(84)
你的家园之梦	(87)
天 堂	(91)
远去的足音	(94)
失去记忆的日子	(97)
冲破牢笼	(100)
出 差	(103)
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106)
世外园林	(109)
多么美好的日子	(112)
期待与结局	(115)
错 失	(118)
大海的心跳	(121)
浮 生	(124)
红风筝	(127)
怀念英子	(130)
看 海	(133)
飘散的香水味	(135)

情感种植园	(138)
生活从此不再失落	(140)
生命的温度	(143)
箫声悠悠	(145)
阿 齐	(148)
火山石	(151)
将军二三事	(154)
将你的心带在身上	(157)
警 徽	(159)
傻 子	(162)
四叔的羊	(165)
我带局长看风景	(169)
我要当教授	(172)
眼 疾	(175)
由 来	(178)
竹 心	(181)
折 翼	(184)
雪绒花	(187)
奶奶树	(190)
等 待	(193)
一个声音	(196)
文 痴	(199)
部落歌者	(202)
童年的“鸟蛋”	(205)
老屋 老人	(208)
妇 好	(212)
佛 性	(215)

谋 面	(218)
一个橘子	(221)
省 亲	(224)
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227)
真爱无言	(230)

感恩草

我一直很害羞。

害羞是一种病。它起源于陌生环境恐惧症。我很早就患上了这种病，这是一种普遍的对人群和环境的畏惧。

关于我的健康，不提倒也罢了，它是一团糟，根本没法提。多动腿综合征让我无来由地在课堂上说跑就跑。哪个老师都拿我没办法。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母亲叫来训一通。说实在的，每次看到母亲灰溜溜的脸，我就会暗中自喜，谁让她不告诉我父亲是谁，谁让她叫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没有一个固定的学校。她搬家比兔子遗屎还快，过不了多久就换一个地方。我的学校也随着家的搬迁不停地变动。当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男人拍着我的头，让我喊他爹的时候，我都会“哇”的一声，像死了娘一样号叫起来。我知道我柔弱的胳膊还扭不过母亲的大腿，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用哭声来威胁和抗议她身边的男人。母亲就在一旁温柔地打圆场说：这孩子害羞！

生活没有什么乐趣，大多数的时候没有人来看我，我曾经有过几个朋友，他们出现了又消失了。我一直没有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没有遇见一个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老师。我因孤独而哭泣的时候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母亲有时也可怜我，设法让我平静。她买回了一些植物放在阳台上，

让我放松心情。一个下午，我走出房间给植物浇水，我听见有人在叫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忽视这个声音，赶快躲开。我身后的门被我的脚“咣”出了一声巨响。但出于一些原因，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我看见了——刚刚分到我们差等班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她说：“你好，邵阳，一个男人用这种态度迎接女人是不礼貌的。”“切，我才十四岁不到，怎么就成男人了！说你自己是个女人倒是货真价实！”我冲着外面喊。

在那个任性充斥的年代，叛逆显得那么肆无忌惮。她显然听见了，但没有生气，也没有离开，她接着说：“邵阳，你知道植物也会笑吗？”我听到自己回应的声音：“鬼话，植物会笑？说给鬼，鬼都不信。”她说：“植物和人一样，真的会笑，不信你出来看一下呀。”我没有战胜住好奇心，竟然把门打开了。我看见了，好美，声音也美。她说：“看，这棵植物就一直笑着，你整天给它浇水，竟然没有看见。”她指向一株开放着的杜鹃说：“你看，它笑了没有？”我的脸片刻间羞成了一块红布，扭捏地发出了一声笑。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个下午，因为我好久都没有笑过了。

她用了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来接近和了解我，当我们开始交谈时，我们就意识到我们会成为终生朋友。

她大我十岁，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抛弃了。和她一同被抛弃的当然还有她的母亲。她回忆道：那天，当她看见父亲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她们的时候，她在床上快乐地翻腾了一个下午，因为从此再也没人骂她和妈妈了，也没有人再打她们了。她的童年竟然和我一样孤独寂寞。

我们喜欢一样的音乐和食物，我们都喜素描，我们患有同样的害羞病。我们经常在同一时间里说出同样的话。

生命中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只是巧合，比如我们在同一个月份的同一天里出生，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上天对我的眷恋。上天送给了我一个天使。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是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这个晚上。我用了一夜的时间来回忆我和这个天使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在我的英语成绩糟透了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天逼迫我问她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真够灵

的，刚刚半年，我的成绩就一跃而起。为治好我的害羞症和多动腿综合征，她像带教案本一样，把我从一个班带到另一个班上课。两月不到，我的病症不治而愈。我和几个班的优等生成了好友。我竟然在两年后的时间里能站在讲台上给差等同学补课……

写到这里时，我的眼泪流得稀里哗啦的，但是，这次是幸福的泪水。

有的时候，多么希望让时钟停止转动，可是时钟停了，时间却依然在走。她在这个假期里走进了婚礼的殿堂，而我将走向大学的殿堂。不知怎么了，在离开前的这段日子里，我的心像六月的梅雨天，天天都在下雨。

我可能等不到她回来了。我本想给她一个结实的拥抱，然后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勇敢地趴到她耳边说：老师，这可是一双从没被异性摸过的初手啊！可我等不着了。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把一株精心养育了多年的感恩草放在她的窗前。

这是一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草，细细的枝条，简单的纹路，撑起绿绿的叶。这小小的植物会在每天清晨流出一滴泪，挂于叶尖。其实那不是泪，也不是伤心，而是感恩的回报，是这小小的生命为了感激养育它的水分和营养而捧出的回报的结晶。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老师，请收下这棵感恩的生灵。

爷爷树

三岁那年，父亲带我来到爷爷的墓地，我们在他的坟前栽下了一棵桃树。

栽那棵树是为了纪念爷爷。爷爷爱树，一生都在种树。他的人生目的就是将他家门前附近的几十亩沙坡变成森林。而坡是沙坡，几乎很难长出树木。可爷爷说，他能想办法让树长起来。

于是，爷爷开始在沙坡上栽种各种各样的灌木，爷爷说，有了灌木，鸟儿就来了，鸟儿能到的地方就能长出树来。因为鸟儿是天然播种机，它们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树种，并把种子深深地种进土里。

爷爷栽下的灌木一点点长了起来，果然，鸟儿们就来了。如爷爷所说的那样，沙坡上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些小树，尽管它们看上去黄恹恹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毕竟还是长了出来。然而，只凭鸟儿的力量让树木长起来还远远不够。爷爷得亲自动手才行。爷爷便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片沙坡上。

爷爷属于“不劳而获”的园艺派。他大老远的地方把树辛辛苦苦弄来，栽在山上，却又不给它们浇水，这几乎是违背常理的。但爷爷却有自己的理由。他说给新种的树浇水会害了它们，树和人是一样的，如果要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就必须从小加强锻炼，不能适应环境的树木早点淘汰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说，用水浇灌过的树木，头重，脚轻，根底浅，长不

了多久便会自然消亡。他像斯巴达人训练孩子一样训练树木。因此，爷爷栽下的树成活率低得出奇。而一旦活下来的却粗壮无比，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沙坡上的树一天天长了出来，虽然稀稀拉拉的，但却挺拔，由于根深地扎在地下，它们抵挡住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沙。渐渐地，就有更多的鸟儿飞来了，一些小动物也开始在灌木丛中安家了。而爷爷没有看见他所希望的山坡上的满眼绿色。他突然倒下了，倒在那片还没有长满树木的山坡上。

家人深知爷爷一辈子爱树，就把他葬在离家门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他生前栽下的一些树。父亲还手把手地教我种下了一棵桃树。

上中学的第一个夏季，老师让我们写一篇《种树》的作文。我一气呵成，整整写了八页。描述了我爷爷坟前栽下的那棵桃树：那棵树是为纪念爷爷而种的，所以，我一直叫它“爷爷树”。当年我和父亲种下它的时候，依照爷爷的种树原则，没有给树浇水，可那棵树一点也不娇气，它活下来了，它可能太喜欢爷爷了，也可能是十分怕爷爷，所以就拼命地长。如今，它已经长得又高又大。它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桃子成熟的时候，我时常在夜里听到熟透了的桃子掉到爷爷的墓边，可第二天早上，掉下来的桃子就不见了，那是让爷爷捡去吃了……

我把作文交给老师。两天后，作文发下来了。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了一遍，之后，又把我叫上去说：你的想象力还算丰富，但文字里渗透出了一股很浓的迷信味！把它拿下去改了，再交上来。

我折腾了一夜都没改出一个字。

有趣的是，那个周末，就有五六个同学悄悄地来到我家，他们硬赖在我家过夜，以便来验证晚上是不是有桃子落下来，让爷爷捡去吃了。

遗憾的是，那天晚上，桃树上的桃子一个也没落下来。

黑色的蝴蝶

取结果的那天下午，他很早就从家里出来，一个人去了医院。

结果单上的英文术语他看不懂，他也没问。医生说：现在就着手治疗还能缓解，我觉得还是治一下，你看呢？

他没有听清楚医生后面的话，连诊断单都没要，就走出了医院的门。

路上，他感谢上天还能宽限他一段时间。他在心里思索和筹划着以后的路。不管这段路是长是短，他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一回自己。这么多年，在名利、金钱和女人面前，他完全称得上一条汉子。多少次送来的机会全让他放弃了，他不善于做昧良心的人和事，因而也就造就了他生命的过往中没有多少起色与辉煌。

年轻时，时常在乡村野外采访、写稿，深得民意，百姓们都叫他“土记者”。他被一个地方小报的编辑相中，给了他一份写本报讯的工作。写本报讯很适合他。不仅写着得力，还能挣来额外的稿酬。稿酬虽不多，却时常有，象山间的泉，细水长流。他把得来的稿酬秘密地装在一个罐子里，连同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本报讯”。他还把罐子放在家里最隐蔽的位置。多幸福啊！隔几天就能往罐子里塞上一点钱和已经变成了印刷体的文字！他感到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个得意呀！天！连他自己都把自己爱得死去活来！他又获得了一个“本报讯”的称号。

相比起来，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土记者”。他想再有点突破，于是就

从乡村的苦难里寻找写作的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拉成比豆腐块还大的文字送给市报社主编。

“你不能把乡村的苦难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呀，你应该把乡村诗意化，把苦难审美化！”主编像对待父老乡亲一样给他说。他理解似的一阵点头。

以后的日子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勤奋，他在屋子里讴出了不少文字，但都是给自己看的。

此时，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往的烟云。而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活得充实一点，即使还有最后一口气。他就是不爱浑浑噩噩地生活。他习惯了思考，习惯去写，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也不管得失，苦累成败都是自己一个人承担。他没有无助的感觉，只有默默的惬意。

写作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即使缺少了爱和温暖的心灵，也并不孤独。他把双手伸进那个不为人知的罐子。他把它们一点点取出来整理。真是巧了，这些稿酬用来出版他的“本报讯”文字不多也不少。他感谢老天又一次成全他的美意，他感动得流了一脸的泪。

他把自己的书稿带进了一家出版社。

在捧着那本厚厚的、带着墨迹的书的那一夜，他沉沉地睡了下去。浑然不觉的妻子如同做了一个梦。他竟然丝毫没有给她提过自己的身体。

空旷寂寥的山野看不到山花，也听不见鸟儿的鸣唱。含泪的妻子把那些书一片一片地撕下，焚了，在他的墓前。

淡淡的青烟从墓地的上空袅袅升起，纸钱随风飘荡，像黑色的蝴蝶，飞着，舞着。

兔子的复活

从店铺里出来走到家门口，我看见我们家的小狗毛毛拖着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正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等毛毛走近时，我才发现它嘴里叼着的竟是一只小白兔。小白兔的绒毛乱乱的，身子僵僵的，明显已经死了。

我一下子慌乱起来。我知道这只小白兔正是邻居乔姨心爱的宠物，乔姨特别喜欢小兔子，还给它取了一个高贵的名字“格格”；乔姨天天不厌其烦地给它洗澡，让“格格”雪白的绒毛一尘不染；她每天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最新鲜的菜，然后经过细心的消毒处理后才喂给“格格”；乔姨说：未经消毒的菜，“格格”吃了会拉肚子。

我把死去的兔子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很难过。告诉实情吧，又怕乔姨伤心；赔偿给她吧，这邻里邻居的，也很难为情。想来想去，别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我把兔子的重量掂了又掂，又用尺子把它的耳朵长度量了又量，然后把兔子埋在我家的后院里。

现在是午休时间，乔姨照例不会出门，补救行动都还来得及。

我太熟悉“格格”了，红红亮亮的眼睛，小小的豁嘴吃起东西来一掀一掀的，着实令人喜爱。

事不宜迟，我立刻去“宠物”世界买回来了一只和“格格”在外形特点上一模一样的小兔子，并把它悄悄地放回乔姨的兔笼里，然后又把毛毛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用绳子拴了起来。

下午乔姨起床了。她在屋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春子，你知道我家‘格格’死了吗？”

我急忙奔出来说：“什么，‘格格’……它死了！怎么会……不是挺好的么！”

“你说，这是不是出了奇事了？”乔姨大声说道，“今儿一大早，我去给‘格格’喂食，发现它已经死在笼子里，我很难过，谁也没有告诉，就把它埋到我家后院的大槐树下了，可现在它怎么又复活了呢？你看这奇不奇怪呀，我这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我怔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全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乔姨边说边去抱那兔子，一脸疑惑与喜悦的混合表情。她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兔子的毛，还翻看了它的肚子，说这只兔子是雌的，就是他们的“格格”。她还抱着兔子去后院大槐树下查看了她埋“格格”的地方，说她埋在坑里的兔子不见了，“格格”确实是活过来了。

“格格”确实“复活”了。看到乔姨一脸喜悦，我也感到如释重负。

日子就这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两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和乔姨在我家后门的台阶上闲聊，一不留神，让毛毛给踹了出去。

不一会儿，毛毛回来了，它把一团腐烂的、脏兮兮的兔子尸体叼到我和乔姨的面前。

我和乔姨面面相觑，一下子都愣在了那里，半晌没说一句话。

我做前台

小酒店的女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说：“你被留用了！”我听后简直是乐极了。当天晚上我就上了班。

我的工作是做前台，尽管我是个小男生。

阴雨连绵的天气，酒店里的生意并不兴隆。我上班已经好几天了，前来登记住宿的客人却寥寥无几。

一天晚上，天仍然下着雨，一个中年男子进来了，他要求登记一个单人房间。我为他办理了手续。在他转身去房间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小男生，我要叮嘱你一件事，无论什么人来找我，都不许说出我的房间号码，电话更不许往我的房间里接，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先生！”我答道。“你能保证？”他问。“能保证，先生！”我回答的声音非常清脆。男子听后满意地去了房间，回头还朝我微笑了一下。

我把他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他叫罗伯特，一个洋人的名字，很好记。

罗伯特住进来的第二天就陆续有人来电话寻找。我一律回答说：“对不起，没有这样的客人在此留宿！”

一连好几天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然而，一个下午，一个女人匆匆地来到小酒店，她的神色显得非常匆忙而慌乱。她说：“小男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一个名叫罗伯特的男人